

蔣委員長著

革命論哲學



劉斐編

1939

蔣委員長著

革 命 與 哲 學

五五書店總經售

# 革命哲學

——著 長 員 委 蒋 ——

實價國幣肆角五分

編者 劉

要

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

總經售 各地五五書店

民國二八年八月出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## 編例

蔣委員長的哲學觀，是他一切政策的出發點。要研究他畢生的思想系統，和目前的抗戰國策，都必須研究他的哲學觀，而坊間關於這種書籍尚沒有，所以編者把他有系統的搜集起來獻給讀者。

蔣委員長的哲學觀可以說是「唯行哲學」，這是繼承了而且是發展了 總理的哲學傳統 總理爲欲糾正中國「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，」的積弊，創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， 蔣委員長見年來「會而不議，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，」的惡習，於繼承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發展爲「唯行哲學」。

七七抗戰以來，一切新的國策，具體的如「抗戰建國綱領」，頒佈迄今尚未全部見諸實行，即以動員民衆與各黨派間的誠合作而言，這是戰勝日本強盜最不能缺少的主要條件，不然的話，要想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不但不可能，而且是妄想。但動員民衆與各黨派

間的誠實合作，一直沒有做到完善的地步。

又如 蔣委員長「政治重於軍事，民衆重於士兵，後方重於前方，宣傳重於作戰，」這一些偉大的昭示，雖說在開始執行，但執行的程度與抗戰形勢發展的需要是千萬分的不夠。

因之在抗戰到了兩週年的現在，把 蔣委員長的「唯行哲學」廣為宣揚，這是非常必要，這就是編者發行本書的目的。

劉 要識  
抗戰二週年紀念日

# 革命與哲學

## 目 次

### 第一節 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

一

日本是竊取了中國東西「致良知」拿來壓迫中國 怎樣的才是「致良知」 今後方策是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而要闡明這個哲學就要看清「致良知」三個字 宇宙間只有一個「行」字才能創造一切 確定革命人生觀要以革命哲學爲基礎 中國固有的倫理哲學與政治哲學是大學中庸之道

### 第二節 革命哲學的重要

一五

救國之根本問題在於恢復民族性而且要發揚光大 中國新民族哲學是「知難行易」注重於動的方面 處理事物要明瞭始終本末運用科學的方法 三民主義就是「明德」「親民」的道理 沒有革命哲學做基礎人生觀不確定思想和信仰便容易動搖

### 第三節 怎樣復興中華民族

二二

要自強自立就要恢復我們固有的精神 我們固有的精神乃是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」 東方民族精神的存在今後完全寄託在他們中華民族身上 越是危險的時候我們的神靈越要堅定

## 第四節 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神之所在

四三

人貴知恥我們現在就要沉着準備求雪國耻 雪恥要全國國人從恢復民族精神做起 日本能「致良知」所以強盛起來我們不能「致良知」所以衰弱下去 我們求自強自立須從根本上着眼

## 第五節 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

精神 五三

日本立國的精神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是中國儒教殘餘的東西 我們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不知保持所以國家弄得如此地步 日本已踏上窮途末路 我們只要奉行三民主義就能保全國家並可做世界和平之主 我們要復興固有的民族精神方能抵抗日本武士道

## 第六節 政治的哲學

七一

一、大學中庸與禮運為中國政治哲學寶典，而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尤為治政的原理。

## 二、分段闡明哀公問政的內容要義：

1. 政治要以人爲本，要以修養人格和推己及人爲推行的根本。

2. 政治應該由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，應篤行五達道與三達德，而以「誠」字貫澈到底！

3. 說明修養人格的重要和效果，勉人努力自強，勿自暴棄。

4. 列舉九經的功用和要義，說明爲政之道，在乎由內及外，使天下人由親及疏，各得其所，以達和平安樂之治。

5. 一切事業開始以前須有預備，而原理原則，尤爲一切行動的前提。

6. 政治原動力在乎「誠」，而完成「誠」之德性，在乎力學與篤行。

## 三、本章要義之總提示，與「誠」爲成已成物之詮釋。

## 四、中國政治哲學的涵義：

1. 政治的理據和目的在提高「人」的品格，發揮「人」的價值和功用，修明「人」與「人」的關係，爲政在人，一切以人爲本。

2. 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相合一——政治以倫理爲基礎。

3. 諸述篇爲「地方自治」之圭臬。

4. 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盡其才，各得其所，各遂其生。

5. 中國政治哲學以行「仁政」爲本，故特別注重疾病、痛苦、困窮、的救濟。

五、希望大家究明政治哲學的精義，認清實際政治的本務，共同一致，篤信力行，來實現三民主義，完成建國使命！

## 第七節 行的哲學

九三

一、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。

二、過去所行不發生效果的原因，由於未認清力行的眞諦，因而沒有信心，沒有耐心和決心。

三、「行」的本義是什麼？行就是人生。……要效法天行，自強不息。

四、行與動的區別……動並不就是行，動是臨時的，偶然的，他發的，行是經常的，必然的，自發的。……動有善有惡，行則無不善，……行是繼續不斷的，動是隨作隨止的。

五、真正的「行」是天地間自然之理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，有目的，有軌道，有系統。

六、行的哲學無分於動靜，行是恆久的不輟的。宇宙皆爲行之範圍。

七、「行」爲「性」之表，與生俱來……人之生也爲行而生，我們亦要爲「生」而行。

八、行的目的，在增進人類生活，羣衆生命，民族生存，國民生計。

九、「力行」就是革命。

十、革命的動機在救人，革命的本務在行仁。

十一、行的要素是「知仁勇」……行的精神就是眞純專一，貫澈到底，處危若安，履險如夷，這就是革命的精神。

十二、行的原動力是「誠」，行的表現在創造在進取，在建設，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

……行的極致就是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。

，

十三、要應用科學的方法，注重「行」的四大要件：

1. 必須有起點……要找到着手之點，登高自卑，行遠自邇，不可越級開始，要從基層做起。

2. 必須有順序，……定計劃，定步驟，認清時間環境與事件內容，在事先確實準備。

3. 必須有目的，……朝着正大光明的目的與確定的目的去做，不違不止。

4. 必須是經常的……革命力行只是平平實實的行為，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，與投機取巧的企圖。

十四、革命成功必須要有做無名英雄的志氣，冒險犯難視作平常，茹苦含辛，行所無事，尤其要不間斷，不中輟，立志有恒。

十五、篤信 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，從力行中去求得真知，……「能知必能行」與「不行不能知」的意義，……唯有篤行纔是力行，唯能力行纔無所謂難事。

十六、祇要我們立定決心，抱着熱誠，照着我們信仰去力行，則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，亦必容易達到我們革命的使命！

# 革命與哲學

## 第一節 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

△日本是竊取了中國東西「致良知」拿來壓迫中國，怎樣的才是「致良知」。

今後方策是一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而要闡明這個哲學就要看清楚「致良知」三個字。宇宙間只有一個「行」字才能創造一切，確定革命人生觀要以革命哲學為基礎。中國固有的倫理哲學與政治哲學是大學中庸之道。

上星期講演過，日本人除了現代科學同槍炮以外，他們國內所有的東西，完全是學中國的；尤其在精神方面，更是完全學我們中國的。並且是學了中國的東西，要來侵略中國，消滅中國；須知他們用來侵略中國，消滅中國最大的武器，並不只有形的槍炮，而乃是槍炮以外無形的精神。

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現在，經過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兩個戰役之後，割我台灣，佔我琉球，併我朝鮮，現在來侵佔我們東三省，居然在世界上稱為五強之一。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，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，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。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，舉國上下，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？就是中國的儒道。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「知行合一」「致良知」的哲學。他們竊取這「致良知」哲學之唾餘，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，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，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。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國的精神，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，反給日本人竊去，拿來壓迫中國還來滅亡中國，這是多麼可恥可痛的事情！以後我們要復興中國，抵抗日本，完成革命。凡是中國的國民，總理的信徒，就統統應有一個認識和決心，就是要把復興中國，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，拿住在我們手裏，這樣可以成一個戰鬥員，纔可以成一個革命黨黨員，並且可以完成雪恥救國的重大使命。

今日要說明「知行合一」「致良知」的道理，來闡明我們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，譬如我們要問怎麼叫「致良知」？那就先要從怎樣叫不致良知講起。現在就拿「愛國」來說，我們知道一個人都應該愛他的國家，應該為他的國家來犧牲。愛國家，為國家犧牲，都是

個人良心上認爲應該做的事情，這就是「良知」。但是有些人知道國家應該愛，而却不能實在去愛，知道應該爲國家犧牲，而却不肯去犧牲，這就是不「致良知」。又如說，中國如果統一了，大家精神團結一致，日本人便不敢來侵略中國。這個理由，是今天稍有認識的中國人，沒有那一個不知道的，而且更是知道中國非急切統一不可，我們內部尤非趕緊團結不可。不團結，不統一，不但要給外國人欺侮，並且就要亡國。但是有許多人，儘管知道這個道理，而偏要只顧逞意氣，爭權利，就是在彈敵壓境的時候，還要來乘機破壞統一，破壞團結，並且藉着這個機會來反對本黨，推翻政府，這就是不能「致良知」。所以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，復興中國，完成革命，並沒有什麼困難，只是在我們的一念，只要人人自問這一件事是否應該以國家爲前提，如果與國有利，我們便應該犧牲去救國家，我們只要個個人照着自己良心所認爲應該做的事去做，則一切不好的動念；如個人的意見，私仇……都可以消除淨盡，這就是「致良知」。中國能夠個個人「致良知」，就可以消滅日本，拯救中國。

但我們看看，現在中國一般人是怎樣呢？沒有智識的人也罷了，所有號稱知識階級的人，尤其是本黨內部有知識的，他們所謂愛國，所謂救國，其行動是不是無異賣國呢？他們口口聲聲喊禦侮，喊救國，但一切行動，祇是破壞統一，破壞中央，試問沒有健全的中央政府

，又怎能禦侮救國？要是他們真沒有「良知」嗎？我想不然，他們祇是不能「致」罷了。由此看來，要是中國人不能從各人的良知做「致良知」的工夫，國家一定是要被敵國來滅亡的。

今後救國的藥方，當然是我們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。而要闡明這個哲學，就是要用現在所講的「致良知」三個字。比方我們知道革命是好的，我們就要不怕任何困難危險，為革命去犧牲；我們知道愛國是好的，我們對於有利國家的事情；便要努力；對於妨害國家的行動，便要反對。所以古人說：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」，這個「惡臭」與「好色」的良知，是人人所有的，不過要實在去「惡」和去「好」，這就是叫致良知。如果好惡相反，那就是不能「致良知」。當此道德淪喪，人慾橫流的中國，要使四萬萬人統能做到「致良知」三個字很難，但是我們少數人，尤其是今天聽講的官長學生們，總應該有「知」，就應該有「致」，因為祇有致「知難行易」的良知，乃可以救中國。只有能夠致「知難行易」的良知，纔能負起救國的責任。

王陽明「致良知」與「知行合一」的哲學，同我們總理所講的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，是不是有出入呢？這是在講「致良知」之先，應該要深切了解的。總理發明「知難行易」

的原理，完全是要我們注重「行」字。因為 總理生在滿清末年，與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，同是看著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「知易行難」學說的毒，一般士大夫，不是學漢儒解經，就是學宋儒講性，結果只是空疏迂闊，無補實用，所以王陽明便用「知行合一」的學說，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，而我們 總理更進一步用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，要來啟發中國的民族精神，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。 總理的意思，就是說，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，那你們只要照我的「革命方略」去做，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。所以 總理常講：「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，實在去行就好了，不要再去求另外的知識」。他的意思即是：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，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，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全，就要用許多時間，更是不易。求「知」既是不易，即是很難，後知後覺，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，祇跟着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，就可以節省時間，完成革命。因為跟着去「行」是很容易的。照這樣說，王陽明所講「良知」的知，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，不待外求，而總理所講「知難」的知，是一切學問的知識，是不易強求，而知識的「知」不必人人去求，只在人人要「行」。我們理解了這點，便知 總理所講的「知難行易」的知，同王陽明所講的「致良知」與「知行合一」的知，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，就是

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。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，所以要受日本人侵略壓迫，主要原因在那裏？就是一般士大夫自己不能做，不敢做，反拿 總理的三民主義、總理的建國方略，建國大綱來曲加解釋，弄得一般青年，無所適從。全國的人不能照 總理的哲學「行易」方面去做，祇是向着「知難」方面去求，這就是不能「致良知」，亦就是不能行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還不能成功。我們一般同志，要知道今天整個國家弄到這樣地步，就是這一般曲解主義，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弄出來的。我們今天要救黨國，沒有旁的，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，本着我們自己的良知，照着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，這樣纔可以完成革命。

如果我們祇聽信一般士大夫咬文嚼字片段的曲解，與一般一知半解的理論家的亂宣傳，把 總理最純粹最良好的學說主義，弄得支離滅裂，以致一般國民和青年無所信仰，無所適從，實際的革命工作，反而沒有人去做，使得 總理的主義，一點也不能實行，這樣便是革命的罪人，亦就是 總理的罪人。革命之所以失敗，即在我們不能力行、不能力行 總理的主義，不能照着 總理的哲學實事求是去做，歸根到底，就是病在只求知而不能「致」。我們既經曉得這毛病的因子，我們就應該迅速醫治，只要對症發藥來醫好我們這沉痛的病根。

這藥不是別的，就是要實行《總理的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，就是要致「知難行易」的良知，而且要知道「知行合一」的「致良知」的學說，是與《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；不惟不相反，而且是相輔而行的。亦惟有能致「知難行易」的良知者，纔能實現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，纔可以挽救中國已死的人心。惟有重實行，纔可以醫治今日萎靡麻木，苟且推諉，革命失敗的毛病。如果是祇能坐而言，不能起而行的人，那是祇能亡國不能救國的。革命完全在實行，決不是在桌子上上畫面上做工夫，所以今天要挽回中國的人心，就是要致「知難行易」的良知，如要補救革命的失敗，亦就是要重實行。

國家危亡到現在這步田地，上海停戰以後，一般人以致負有革命責任的長官，學生青年們，無形中都把精神鬆懈下來，甚至酣嬉作樂，若無所事，要知今天的停戰，不過日本人準備還未完畢，不得不與我休戰，而他以後對我們侵略壓迫必定格外來得利害，這是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及中日關係的人們都知道的。他們在中國沿海及長江的砲艦兵船，隨時都可以向我們攻擊，所以我們今天要保護領土，保護國家，保護民族，只有把大家愛國的良知發揮出來，全國一致去努力實行禦侮救國的良知。除此以外，便沒有旁的方法可以抵抗日本，亦再沒有方法可以來復興民族的。